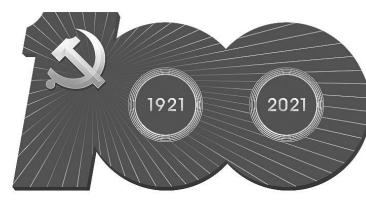


为建设锦绣太原尽份力

徐云千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党在我心·锦绣太原”征文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太原日报编辑部
太原文学院 太原市作家协会 联办

我是一个85岁高龄、近40年党龄的知识分子,也是《太原日报》的忠实读者。当我看到“党在我心·锦绣太原”征文启事后,引起了我的许多回忆,写下这篇短文,讲述我的真实经历和心声。

我从小历经战乱,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总算过上了安定祥和的生活。衣食无忧中,我在学校努力学习,追求进步,参加了少先队,还当了大队委。通过学习,我知道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及百年来内忧外患的民族苦难,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道理。

当我参加共青团并当了支委后,更加努力学习,想当好共产主义接班人,把亲爱的祖国建设好。我数理化成绩不错,又喜爱美术,根据自身特点,我报考并如愿地上了同济大学建筑系。在更广阔的知识海洋里,在更多专家、学者的指引下,我进一步加深了对祖国文化底蕴的认知,加深了对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更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辉煌。爱国必先爱党,我下定决心要当一名共产主义战士,郑重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大学毕业后,我服从祖国需要,到太原理工大学任

教。后来又听从组织安排,调到太原市城建局,在规划科任职。

当年,五一广场的主席台已破旧不堪,有关部门决定为迎接国庆20周年重建主席台,并加建观礼台。我按照总体要求和自己的思路,以“红旗”为主题提交了一份设计方案。出乎我意料,我的设计在众多方案里中选。我兴致勃勃参与设计建造,为能给新中国20华诞献上一份实实在在的厚礼而兴奋不已!

在人们的赞扬声中,我现做具体的设计工作更能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便主动要求下派到市建筑设计院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遍祖国大地的喜庆中,历经等待、考验、坚持,我们终于有了理想的结果——我和要求入党多年的爱人双双入党。从此,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并在太原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和太原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的任职岗位上,为建设锦绣太原尽着绵薄之力。

回想上世纪80年代初,太原市的解放路虽已拓宽,但沿街还有许多破旧的住宅和小商店。开展中段改造工程后,我有幸担当了唐明饭店、外文书店等工程的设计主持人。

我在设计位于解放路中段的新星商场时,引进了当年时兴的“共享空间”理念,设计了一个彩色玻璃顶的大天井,让太原市民耳目一新。最有趣的是,引进的山西首台自动扶梯竟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排长队从一楼至三楼反复乘坐。

到80年代中期,作为内陆城市的太原也引来国际上的关注。当年我接待过一个法国考察团,他们知道山西文化底蕴深厚,欲在省城投资建一座大宾馆。当我带他们在干道上转了一圈后,他们指着地图上的汾河,问为什么不带他们去那儿看看。我知道他

们按常理把穿城而过的汾河想象成巴黎的塞纳河、上海的黄浦江了。当车在迎泽桥头停下,展现在眼前的只是一条深色的小溪,令他们大失所望。加上他们在窗台上、车顶上看到的灰尘,判定空气质量较差,最后决定另寻他地。

几十年过去,经过多期建设改造,今日的汾河已经成为锦绣太原的标志性景观。沿河新建成的自行车道,既可运动健身,又可休憩赏景。一座座联系东西城区的汾河桥造型各异,让人赏心悦目,尤其夜间灯火辉煌,引人入胜。两岸公园绿地延续不断,步移景异,乡情野趣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让人赞不绝口。汾河,我们的母亲河,正按习近平总书记“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阔步前进。

锦绣太原城的盛景,不断增强太原的吸引力、影响力,也增强太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想到我身为太原市民,为建设锦绣太原是尽过一份力的,心中深感欣慰,同时也希望这座城市越来越美。



作者手绘的新星商场外观设计效果图

家有修理工

王 芳

里的活堪称绝顶专业水平。我嘿嘿地偷笑,他不过就是认真细致嘛,有什么可值得表扬的?

其实我特别讨厌他,什么东西都不能扔,都要修修再用,弄得家里乱七八糟的,我不高兴的时候,就用他的小工具核桃,把他的精致工具当玩具玩,他严厉地对我说,那不是玩的,好不好?怎么就长不大?

平时,感觉不到他的用处,因为家里有需要修理的地方,他都及时修好了。

最惨的一次,我记忆犹新。那次,他被单位派去河南干活,我自己在家带孩子。一个月后,我忍不住给他打电话,说家里的东西都坏了。

他说,不用着急,你先说说,什么都坏了。

我说,电视没图像了、冰箱不制冷了、热水器漏水了、电灯开关坏了、煤气灶不能打火了、马桶不能冲水了……

他一听,急了,说,你先告诉我,还有什么好的吧?

我嗫嚅了半天,说,孩子,孩子还好的。

他在电话那头咆哮,你还准备把他弄坏呀!

我不敢吭气,家里东西也不是我弄坏的呀,它们都是自己坏掉的。

隔了半天,我又哭了,电脑又死机了。

他叹息,哎,我明天就回去。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修理工的重要性。

我在外人眼里,智慧、聪明、能干,有诗情画意,其实回到家,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神经质、无赖、懒惰、淘气、不讲理、笨,全身都是毛病,他这么多年来,完全接纳我,不管我以什么情绪回家,他都是一个样,他爱老人疼孩子照顾我,甚至有时候,我的精神状态不佳,他能耐心开导我。应该说,我也是他“修理”好的,他用他的耐心把我“修理”到正常轨道上。光鲜的我,内里甘苦,自己是知道的。

他依然是不求上进地活着,按最低的生活标准,以最低的人世欲望活着,他一直很心安很快乐。我也依然是光鲜地在外奋斗,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免不了在受伤后回家,还偶尔自诩是我补上了他欠缺的生活零件。其实,多数夫妻都是这样的吧,谁是修理工,谁会被修理,都不一定呢。

家有修理工,也挺好的,是吧?生活往往是一瞬间,弹指之欢,把握这瞬间的欢乐,生活便呈现一种美相。

今天他开门回家的时候,我装模作样地上前献花:恭喜你,亲爱的老公,你荣升为全体人的修理工,也是本宫的御用修理工。他瞪我,别来那些花样,来点实际的,今天吃排骨。他转身去厨房了,没看到我的幸福鬼脸。

校园之声

不管是在上学还是放学的路上,我们每天都要背着沉甸甸的书包。今天我突发奇想,决心发明一种多功能书包。

我发明的书包是黄色的,上面印着很酷的图案,看上去和普通书包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功能却很神奇,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当你上学的时候,背起书包来会觉得沉甸甸的,背久了肩膀还很痛。这时,你只需要按下绿色按钮,就会把书包变成手掌一样大,可以把书包塞进口袋,好似金箍棒一样,能随意变大变小,减轻了我们肩膀的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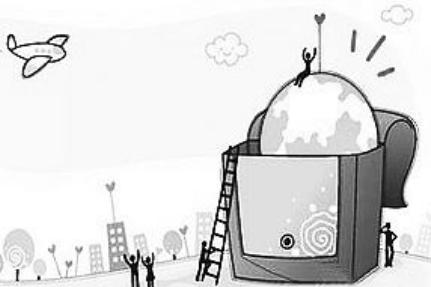
如果你想在考试时作弊,书包会红灯闪烁,提醒你不要作弊;要是还不听劝,书包会发出警报声,对你进行“举报”。

它还可以在下课时帮你记录作业,并自动传输到家长的手机上,这样就不会忘记作业了。

如果有些建议,这种书包不是布做的吗,用剪刀就能剪破。那你错了,我的书包是用钢铁般坚硬的特殊材料做成的,怎么剪都剪不破,非常结实耐用。

怎么样?我的创意是不是很棒?我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早日发明出这种书包来,造福同学们,让大家能尽快使用上这种多功能书包。

(作者为兴华街小学四年二班学生)



千姐
——
小女婿

张石山

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太原和平剧院看戏,记忆深刻的是一出现代戏《小女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大力倡导解放妇女,颁布了新《婚姻法》,禁止包办婚姻,革除“小女婿”“童养媳”等旧时代的婚姻陋俗。

为了及早传宗接代,十来岁甚至七八岁的男孩子,家里就给早早娶到媳妇,这样的情景在河北一带尤为多见。对于那位已然成年的新娘子来说,这就是极其不合理的“小女婿”陋俗。

戏剧《小女婿》,搬演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而我们太原市鼎鼎大名的丁果仙挂头牌的剧团,能够及时将这一外地剧目移植演出,说来令人感慨。

我看《小女婿》时,仅有四岁,只能记得若干片断。

剧中的新娘子杨香草,是一个长辫子大闺女,扮相年轻漂亮,坐在床沿上咿咿呀呀地唱。她的嗓音绵绵的,又仿佛厚厚的,如一股暖风回荡充斥了整座戏园子。前排后排、楼上楼下,喝彩声大起。我盯着那闺女的嘴,那嘴却张得并不阔。爹给客人介绍:这就是山西梆子著名的青衣牛桂英。

不久,台上的人多起来。中间甩甩甩搭扭前来一个老婆子,长相奇丑,走姿怪异,还没开口,场子里就喝起彩来。接着,那老婆子又念了一段快板儿,声音如铁如铜、刚梆硬正,像铁匠抡锤、石工使凿,一锤一凿直捣进人的心窝里去。这时,整座戏园子溢了油锅似的,喝彩声浪简直要把屋顶掀将去了。爹放大声说:“这就是丁果仙!”

客人眼珠子睁了灯盏大:“呀!是果子红呀!她这是反串媒婆·陈快腿呀!”

丁果仙是女的,本色行当是须生;扮演新戏里的妇女,女人演女人,结果成了反串。这道理该有多么拗口!而她扮演的这个什么“陈快腿”可是太难看啦,人们怎么没命地给这么个丑老婆子鼓掌呢?

突然,满园子的观众哄笑起来,剧中的小女婿出场了。一个十来岁的男娃娃,身着青布长袍,头戴瓜皮小帽,十字披红,傻呵呵地出现在台口。那娃娃可真叫亲!我要和他交个朋友就好了。

就在这时,父亲得意地给我介绍:“这是你干姐来英!”

戏里的小女婿,那个可亲的小男孩,怎么变成了女的?而且,她竟然是我的什么“干姐”!这戏文之外的戏文,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隔了两年,我们家搬到了天地坛五巷14号,我才弄明白其中原委。

原来,戏班里学戏的娃娃们,得了闲空,常到剧院左近的商家串门。我家住在剧院隔壁,我爹那时开着裁缝铺新华国旗店,戏班里的女娃娃们来这儿,多是讨要彩色绸布条,用来系辫子打蝴蝶结。一来二去,其中一个叫做来英的女娃娃,就和我熟识了。

这个来英,说来也是命苦。由于家里贫寒,小小的被卖到平遥一家戏班子学戏,认那班主做了父亲。那家戏班子来太原闯荡名头,谁知班主竟得病去世了。被家人卖掉的来英,今番又变成了一个孤儿。说来也是唱戏学艺的人,讲究江湖义气,丁果仙挂头牌的戏班子,看这闺女可怜,就把她收容下来。

可那来英不过十来岁,戏还没学成,只能在戏班子里打杂跑腿拉二道幕。戏班里移植搬演《小女婿》的时候,给来英剪了个男娃娃学生头,让她登台出演小女婿。

国旗店的师傅们,看见来英机灵可爱,先来撺掇我妈认下来英当干女儿。

太爹应承了的事情,先生也不好轻易推翻否决。于是,我爹哈哈大笑,当众宣布,同意收留来英。于是,我也就凭空多出来一个扮演小女婿的干姐姐。

看《小女婿》那年,我不记得和干姐来英见过面。我有个干姐,仿佛只是一个概念。

我再次来太原,我家已经搬到天地坛。有一次,父亲和人们闲谈,我才听说了这个干姐后来的情况。

1951年,山西省艺术学校成立。从此,戏班里再没有买来娃娃学戏的事情发生,家穷愿意送孩子学戏的,孩子们个人格外喜欢戏剧的,可以进艺校去学习,而且食宿全部免费。

学戏未成的来英,也到艺校去学习。这时,我父亲不再是老板,依靠出苦力挣钱。但在来英要上学的当口,我的父亲却毅然给干女儿当起了家长。他为来英做了单棉两套新衣服,买了里外三新的铺盖,还有住校必备的各种用品。来英上学的行头,绝不比任何一位同学差。孤儿来英,骄傲地对别人宣告:我有爹妈!

大致是在1954年夏天,我将要读小学,来太原小住。干姐来英也有几天假日,结果就有了我们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干姐来英,长得很喜人。当年的“小女婿”,依然留着男孩子学生头。进得门来,又喊爹,又叫妈,先扫地,后沏茶,在我们家比我还像亲生娃娃。父亲叫她翻筋斗,她连着翻了47个。

爹夸奖道:“好!比上一次多翻了5个!”

来英喘着粗气说:“我这是给弟弟翻的!”

后来,她艺成演戏,当上了正经角色,我也看过她的演出。但,那都不足以和“小女婿”留给我的美好印象相比,更不足以和她在我眼前翻的那47个筋斗相比。

从打进艺校学戏,来英之后,她唱了许多年娃娃声。扮演过孤儿赵武和杨文广,她的剧照,曾经在钟楼街著名的开明照相馆的橱窗里展示过。

再后来,来英干姐终于找到了亲生父母。她也回到了平遥晋剧团,成了那剧团的台柱子之一。

说起当年旧事,免不了引发一点联想。

我的奶奶,是个平遥家。一个孟县县的孩子,吃过平遥家的奶水。干姐来英,也是平遥家。我的父母,孟县人,又当了这个孤儿的义父义母。

要说,这也是些凡人小事。但这些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们太原。于是,说起太原,对于我就有了暖心的温度。

居委会的韩阿姨

焦淑梅

韩阿姨从企业退休后,一直在居委会帮忙。她像一只追光的花蝴蝶,常常穿着艳丽的老年装——大红大绿大粉色那种。她总是乐呵呵的,小区里常见到她。

一个周六的晚上,饭后我们一家正在看《新闻联播》。门铃响了。开门,是韩阿姨,她忙不迭从包里拿出一沓表格。一眼看见我儿子,她眼放亮光,满脸笑容,连珠炮般说:“有18岁了吧,小伙真帅。该登记自愿征兵表了。”接着又说:“保家卫国,人人有责嘛。”她瞅着我们,认真劲不容置疑。想想,她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爬好几层楼梯,算着周末我们都在家,上门来动员,不容易;况且,她的话很有道理,保家卫国,男儿本色。我们就爽快地给孩子报了名。她乐得直竖大拇指,装起表格,哼着小曲,脚步轻快地走下楼梯。

一曲《我和我的祖国》欢快、流畅,一群鹤发童颜的大妈随着音乐节奏翩翩起舞——这在我们小区院里的休闲小广场,不分春夏秋冬,每早七点多都能看到的风景。最前边领舞的是韩阿姨,她一身红白相间的运动衣,一双白手套,大方得体。银发绾成一个半高的髻,松松的,随着她舞动的身姿左右上下摇摆。她身后,一排排锻炼的妇女跟着她的动作,踩着音乐节拍,神情怡然自得,齐刷刷舒展腰身。朝阳的一缕红光打在她脸上,她额头细细的汗珠一闪一闪,圆圆的脸颊白里透红。我每次路过,不自觉地会看她,觉得她优雅大方,活得美,我老了也想活成她的样子。我确信,她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

韩阿姨也打牌,当然是娱乐的那种。春夏秋冬三季,每晚我下班回来,就看见她和几个退休的老

生活写真

我发明的书包

